

綠漪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卷二十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書啟

與吳學博敏樹論褒忠體例書

自舊臘小除之後始出省門值風雪大作須髮成冰抵里一日而歲已除本擬二月中旬重來省會俗尤既多忽遘荒歉稍爲里中籌度方得成行到局正櫺豔蒲香也局中檔冊稍原原來而編次訖無定議景喬中翰纂義例一編㠯江胡塔羅王李六公冠晉其餘分別各路援師如援粵援皖之類本省則分南北東西四路而均㠯捐釐一局之徵取㠯備掌故又均㠯不忠不

義之惡劣曰昭炯戒此二條人多疑之筠儻觀嘗

近有蘇松常
鎮遺之信

遂致曾節相書臚舉左說及老兄之說并鄙說爲三條質之弟未嘗有說惟開局之初卽謂編纂非鶴而採訪之鶴恐或有奇節苦志沈晦不達不比犖犖數公之有狀志表表而又多至交不遺餘力爲之補綴拾遺此事曰採訪言之耳乃筠仙書中則謂鄙意惟取名位卑微之人而堂堂鉅公反在所略語經轉述便至鑿譌其謬不啻千里同堂如此更何論上古中古之書弟之不盡信先儒傳注者不盡關先儒立說之誤由其門弟子遞相傳述之鑿也其書又引張朝瑞忠節錄呂官階爲敍陳鼎東林剝傳呂節義炳著者彙載於前而剝餘人於後孫氏行事編

采錄名臣事蹟分內編外編襍編云今當略仿其例凡爲統帥自成一軍者皆入正傳餘皆襍傳兵勇及鄉曲殉節者爲存名仍用紹興正論之例有事實者每名下略具一二語曰存其概云云而節相荅書則謂是書本不可伦如不得已則曰从事先後爲次此筠老近至局中所述未見原書不知又有鑿譌否也夫此書之俗固曰表揚既往而亦策勵將來使凡在戎行者咸知大將有大將之才略偏裨有偏裨之效能下至卒伍廝役舞甚表見但使畢命戎事皆得挂名卷中上曰廣朝廷體恤之仁下曰從士卒奮興之氣既使有勇亦可知方若論流品則今之將領文起儒童武出丁壯比比皆是尤有每下愈況者後之

顯赫者則卑微其終於卑微而不得躋顯赫者實命不猶愈可哀已今若但曰統帥爲正傳則落落不過數十人而襍傳實居十之六七正傳如麟襍傳如鯽數卷曰後一覽倦生謂曰表魁傑歟則數鉅公者名在天壤事在人口謂曰閭幽潛歟則自鄭呂下視乞塵土古者善惡微寓於筆削今者優劣顯判於編摩其親知姦乞米之有違其子孫欲燬板而不得將曰問世適已滋惑將曰勸忠翻使騰謠則眞可不伦也且欲詳體例先辨官私所引諸書之例大氏私家紀載曰一己之好惡斷千秋之是非海畔不妨有逐臭之夫劉四誰禁其罵人之口何者彼特一家言原非定論也若此書則一方大吏主之它日必進呈 乙

覽

國史籍爲徵實後人奉爲文獻惡能挾臆見逞私智已將

事哉書中又云籍隸楚疆名雖微必錄才非楚產功雖著不書

是塔忠臣雖得血此邦不得挂名茲錄眾情違戾亦有由然

豈獨塔忠臣哉所有登埤捍禦灑血城圍盡守土之職司悉向

隅於編錄揆之情理亦所覩安然與楚人竝列則有鎗襍之嫌

卽令名宦別編筠公謂停眾論欲以編名宦忠義錄亦在奇零之數又若并勇數

逾鉅萬多無事實徒列姓名鋪敍無倫祇成點鬼之簿蓋種種

糾紛欲折衷已歸至當亦綦難矣思之數月未得要領竊觀自

古纂述無不區分門類謂此書亦宜分爲十門然後數鉅公各

冠其首諸弁勇已類相從庶尊卑有序而不相凌主客竝行而

不相悖卽老兄紀事之述景公捐釐之紀皆得約舉於一編之中自備掌故自謂聊可弭謗而息爭然名目粗定未設出自示人恐遽遭駁斥遂敗吾夢頓墮纂輯之興也糾繆正譌專恃有道奉教不違諸容面垂

亘

畧人書一

足下昭聞鄙說所謂足國裕民之大計保世滋大之要圖者意
侶其言過大又不能無疑是未明天下古今之大勢也請申其
說一禁米穀燒鍋且受旨飲酒之節旨一邑言之歲可省穀二
三十萬食用有不足不裕者乎生民不困於酒不致傷生妨業
且免狂悖尋釁斯保世之說矣其疑焉者旨積重薦返徒勞口

舌舞謚於事而前者上之人未嘗不斤斤督告也夫積重鶴返
亦何待言若視爲牢不可破則殊不爾行十季前鄉里苦饑南
致縣主出示禁酒縣不謂然乃發憤與里中約煮酒者罰各呂
約辭懸貼門閭如是止酒兩閱月比穀熟而約始解則薦返者
亦可姑返矣縣不出示者曰上官無令不欲生端亦不廟耗散
之利害也其後大吏及縣之解事者頗申文告然民如石而官
如水水過不留石頑如故且第爲抹荒計非爲正俗計則不過
補苴一時而已其每歲委員下縣查燒鍋熬糖取具結狀者尤
具文也今如 廙堂赫然震怒傷風俗之日漓財用之日匱欲
與天下更新而齊之曰禮則酒曰合歡婚得用而喪不得用也

歲時伏臘得用而常日不得用也。賓祭得用而工役不得用也。酒曰養老，則六七十者得用而幼少不得用也。酒曰養病，則疲癃殘疾者得用而強壯不得用也。頒行條歎鄉各勒碑責成者保互相稽察，斯飲者有節而不至流湎。飲者漸少，不至增添，則正俗之效也。若其事定，則鄉鄰爲重，城市爲輕。邑勢易得，櫟糧不專用穀，而陳蘇紹興之屬係用穀製，且地密，號稽人稠，易擾也。鄉鄰則窮致櫟糧，率用米穀，鄰肆射利耗穀尤多，一戶貲酒耗只一家，一店賣酒害及百戶，故花戶不必禁而鄰酤宜禁。鄰酤少，則兒童卒無酣飲之地矣。或曰：人情不願爲定，則又不然。居家者子弟貰醉父兄患之而不勝防，傭力者工匠索

飲主人惡之而不能革蓋疾首口待治者久矣豈謂舉世皆爲醉人乎人滿之患至今爲極雖經兵燹傷夷百數十萬而林總不見其減者生之之眾也富教無方惟庶爲務多娶早娶相習成風卽至嘔飢號寒流爲匪類伦奸犯科罹於法網亦所弗恤始則徇嗜欲終且忘廉恥而生人之遺泯焉盡矣夫律不能禁人不娶而上不能不示人口禮古之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者禮呂堅民性亦紓民用也後世徇俗遂變其制遞相沿襲視爲固然今試與陳其利害計及家私民必有憬然悟幡然悔謂不當多娶早娶者徒口狃於習俗人云亦云不能獨自竊異口儻得畫一之章則從周有說不悖有辭而相與合故取新矣理本易

明習焉不察遂成銅蔽不佞蓋自驗而知之也先君子生不肖等五人伯氏昌二十娶不佞方生生二十四季始娶則伯仲皆已析爨而不佞擣刚弟奉親昌居兩弟分課耕讀無成閒散不謀生業先于曰是未可娶俟其自大終竟未娶故恆產雖微略能椿梓皆不多娶不早娶力不困於婚嫁故也觀於同世則十季之中娶不一娶丁口頻增子孫眾多鄉里稱慶然往往室無空虛而勃谿時聞產無贏餘而齷堁繼未幾而賣田鬻宅一家流散不可問矣不佞季二十四而有子子季二十一而爲之娶季臻又九方爲人翁又十六季而得孫伯稍遲矣而今有六孫豈獨含飴分甘之鶴徧頒亦就塾授書之尤鶴當可次男之

生亦下於其兄二十又二十季始爲之娶尚未有孫壹侶造化之憫念塞儒不使繫於生齒曷困役其心力而耗竭其資用衰朽餘季實受天賜而猶或存慾望之思者則亦蚩蚩而夢夢者矣天下之大倫類萬殊烏容曰坐井之見揆曰一律然一家者天下之推也日用飲食豈有殊情撙節愛養實無二遭今者士農工賈無一不蔽其故安在如呂鄙言爲迂遠而闊於事情而別有經世大猷者願聞其略

奮人書二

官府發號施令則刊刻告示千數百紙揭城鄉牆壁俾民觀瞻柱一時可了事不必防風雨剝蝕可也若訓俗型方遙風易俗

美意良深期於入人之深者惡能於牆壁上一望得之卽稍能記憶亦如雪泥鴻爪陳迹窮尋矣不如縮爲小幅人家得已藏弆可歷久遠出少時曾見一本曰善俗書而流傳最少後屢覽之不能得每思仿其意襲其名化爲一編昌破習俗之錮蔽或謂錮蔽窮破誠然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言之確當誰能易之其始隨波逐流失於不覺及聞讜論詎無悔心而遷善改過則有鸚鵡者蓋爲習俗所錮非其一身一家得自專主也如喪事之用樂用酒百家皆然一家能不然乎日用之檳榔絲煙千人所同一人能弗同乎卽一人弗同亦獨善其身而已無如千人何也故整齊風俗之事非可望之官吏直須朝廷之汗號舞

論官吏之朝秦暮楚漫無責成而人性不同舊尹圖之屢季新
尹廢之一旦如 廟堂令禮官條舉民閒流失示之軌範勒爲
成書頒之海內孰設不率惟必深切著明於耗財殄物悖禮敗
俗之故使民惑悟奮興方有革心之效若但示禁令則律有畊
文無庸贅矣觀於古者誓告之辭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曰弗
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使有慕曰生其善心有畏曰懲其
逸志也曰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臺曰文王誥教小子越
庶國飲惟祀曰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曰羣飲
爾勿佚盡執拘曰歸于周于其殺先示召酒之害次示召飲之
節終示召禁之嚴也蓋聖王之勤民不憚委曲詳盡如是故史

錄其篇目爲後世之大經大法後來漢詔略得其意自律憰憰
興惟詳禁革之條無復教誡之意民由之而終不知之不知之
而迄不能由之矣

復醴陵張守愚書

前由陳豹翁袖交貴祠義學條約囑爲參閱嗣奉惠書并承嘉
貺委屬敍文汝懷荒陋殊媿雅意而竊有芻蕘之獻者條約固
貴周詳亦尙簡易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鄙意宜待行之
數季之後始刻條約庶斟酌盡善不至屢有更迭而教學之法
則又當舍舊圖新焉今之爲學亟亟於俗文應試無論經傳束
閣卽命題之四子書亦不能盡記本文不思顯理且不能明行

文何由暢茂。善爲文者不拘何題。皆能闡發無遺。四通六闢。其
於善理融會貫通。故也。此但爲屬文計。已不能不精熟此書。若
論變化氣質。學爲聖賢。則觀於簞瓢。居於陋巷。而知阨窮不足。
憂絰袍無異狐貉。而知忮求爲多事。至於孟子。則王者經世之
大猷。士人立身之大節。無不深切著明。而舜發畎畝全章中。困
心衡慮。患患安樂諸言。尤人生所當刻刻在念。通識其義。斯處
逆境而無嗟。處順境而不溺。豈非何用不臧乎。學子束髮受書。
弱冠廢書。無質者或課蒙徒。有質者營官營貢。卒至折閱資本。
而韓知所已然。由無得於書。故心無主宰也。今者須求講解之
師。日與究詰書理。而不徒於課期評改文類。庶俗學之一轉機。

明儒呂坤氏之言曰。道理書多讀文章書少讀。矧今日空套油滑之文而令其朝夕咀嚼。豈不役損佳子弟之神智哉。經費雖多須歸實用。祭祀兩次毋涉虛文。若租入不見甚豐尤宜省節浮費方能持久。條約略有獻替還望高廟自爲增芟。曰臻完善勉續敍文月錄奉鑒。

與馬岱青書

承示大箸文橐蔽體四十餘首。駢體十許首。連日撥冗俗讀之。蔽體敍述各篇。波瀾意度駿駿入古。大有得於周秦西漢之書。論說各篇亦唐宋大家之勝境。而駢體亦雅贍當行。文人竝工兩體者少。而足下兼之。足徵才大而功淡矣。區區之愚所欲獻。

疑者數端方望溪氏曰學行繼朱程而後文章蓋韓歐之間蓋
古人之文皆已達其學問遺其行說學足已裨匡濟行足已式
鄉閭斯其文亦有用而可貴初無所謂古文之學所謂古文之
學者曰达言之自周秦以前文體遞變様巧日殊未嘗不有达
在而不曰文自命至唐人而論文之說始雖然後世論昌黎者
只取原遺佛骨數篇而欲廢其他俗於河東尤多遺議然則工
如韓柳且不能塞後人之望後人更何能已此大命安身吾輩
於文亦第達吾之意寫我之心而不必已專治古文自爲標目
乎正下已酒德自娛亦助文興故多爲酒人俗傳淋漓盡致竊
意箇賢如撫功靖節皆有託而逃無求於世至於伯倫荷插則

酒之能事盡矣。吾輩方思出而用於世，入而庇其家，卽專攻一
藝，已傳於後，亦正宜。俛焉日有孳孳，而不必已。酒自鳴其類，放
至養老之候，斯無嫌也。文之間致別趣，如丞壁記曰：「哦二松子
姑公之類，亦大手所有而陋人小品。」已此見長殊非俗家正軌。
亦數見則不鮮也。至於漆園似詭，腐叟激蕩，同爲妙文，不可方
物。然庸德庸言，本無奇特。要當已易之大誠書之體要爲準，非
是則文工而事弗覈，趣勝而理弗逮。故近世小倉山集紀述多
誣，而描寫每近於小說，出語又多習氣，篤實者弗尚也。唐人不
乏乞匄當路之文，大氏皆求汲引，而時勢與今迥殊。若但爲監
河之貸，則事甚細微。已煌煌大文，易之爲算，抵且有明珠投暗。

之虞而吾文亦因之失重矣凡此迂謬之見不憚貢之高明呂所期於足下者厚故言之瑣屑如此知山海之量能恕其僭妄也

復曾爵相書

宮保爵督相國濂笙先生閣下大季秋九奉到鈞函并蒙厚祉入見朱提強顏祇領駁然久不報謝冀待遺橐鑄成并奉鑒正茲此遲遲非設慢也惟誦惠書所呂懼憎入兒者甚至所呂怨念下垂者尤爲詰諱意長存沒皆當感刺心骨不知愚父子之荷呂得此勸拳於大賢也伏念入見自得辱廁門牆過蒙教誨稍能不染時趨損利祿之見譎詭隨之習生無醒類之訾沒有

族鄉之稱可謂至幸而皆出大賢之賜卽其生平瓣香惟在南
豐他無所嚮今雖淪沒蠻方知其魂魄猶戀鈞座故購幣本所
不領而大惠竟不設璧還者體入兒意也下委素不㠯詣教兒
亦知兒性骯髒仕路非宜從不爲升斗之望而老失長丁門戶
鴻託書林蒐討更乏臂助是其長戚徒㠯往所綴緝多未成編
未甘竟付一擲而又力小任重忠錄之後繼緝文徵編校之煩
責無旁貸此其費出醵金不能不力疾圖成㠯塞眾望當初聞
變時或謂書當輟矣而下委回鄉數月据檔家事亦復書局
自隨藉勤遺悲亦恐㠯悲廢事愈傷入兒意也近語筠仙中丞
人處逆境尤當自勵若心意低徊直搃則腐氣愈見侵陵雖於

無柰之中互相勸勉亦所已藉慰塵念者矣近叟館迄取戰功事蹟而亾兒曾未自領一劄安有獨著之績卽前歲征苗振旅直前已輓運多艱增設水師添募嚮導遂得規復三城於淪陷十六季之後亾兒實能與黃帥潤昌同心一力而叟館大傳必黃爲主而萱坿見焉寥寥數語而已至其硜硜自守未嘗輕營進取在翰又月因見餉紬遂不支取一錢一諾爻朋遂與犯鶴同歟而不圖苟全是其無虧節義之處而叟例只據實事書之若原心推闡之辭非所及也曾已碑誌誄傳之屬託之湘陰巴陵兩文家而郭感吳衰未可必得亦猶不及閣下知萱之案儻得廁名一品集中一經品題百世傳信是生歟肉骨之大德也

頃聞明視有偏蒙之恙此積季竭苦所致委實可憐然養之得
宜當可復舊望暫設左右二叟藉彼口宣資夫百受休養久之
更割方口爲滋益而當察陰陽水火之偏不宜誤投也茲有經
驗灑別紙開呈洗可頻施而不宜過久清虛之地不任勞擾也
入兒遺橐尙未暇刊先將石刻并事狀告文之屬寄呈汰鑒文
徵校改未完先將目錄及楊莘陵疏橐二卷奉上莘陵旣負沈
寃疏橐亦世間罕見故二百餘季草一洒之全編之起廢闡幽
亦多類是是㠯亟欲質之高明而弁首之文則邦人僉謂非公
草屬汝懷其忍㠯多端過勞我公邪然使百冊鉅編行世而竟
無冠冕之文㠯敍其由則亦此邦之陋矣如何如何手肅奉復

敬致謝忱順頌勲福諸惟亮鑒不宣

與郭筠仙同季書

承示物產志蒙意及曰今名標正文而注引古名辨證之庶昌曉俗而正譌來示謂如土狗艸鞶蟲之類列之正文侷太不雅故舊志古名今名互出是說良然然方志實取便省覽貴於一望瞭如誰相尋於小注今人於四書且不讀注而冒讀縣志注乎如昌樹爲正文而注引徐鉉曰俗化杉則人不識樹爲何字何音便至過目不留而反昌爲漏杉不載矣昌冬風菜爲正文而注云卽今冬莧其未便尋檢亦然至冬莧爲葵之一種可昌俗名一丈紅者證之一丈紅者戎葵也唐六如端午詩云猩色

戎葵亂著花而王摩詰之松下清齋折露葵亦當指此則古㠭此種充蔬可知冬莧花小而葉無殊也又一種莧葉一如冬莧惟花紅白相襯謂之錦葵亦名藥冬莧此皆同體而小大塗殊非若向日葵與秋葵之稱雞爪葵者爲葵之別種而蕹則尤非葵類也鶴與鶴同類何可稱雀鶴羣飛激雲鹹雨歇故能致數十里早侷此則不必爲關西銜鱠銜鱠亦稱冠雀蓋鶴與冠皆蕹之譌說文所云蕹小節也从萑叩聲者乃爲本字譌蕹爲鶴而遂被鶴㠭雀名殆不屑攷据之正學大儒之所爲也如謂蕹小未必能銜三鱠則鱠之初生如蚪而蕹㠭三度銜之不亦可乎其沿誤蓋自後漢㠭來弗之辨矣櫟杉一條說具別簡

正文注文自須變通。如一丈紅者可曰戎葵爲正文。曰戎葵字易認識。非如櫟與楨之不經見也。若冬莧之在蔬類。則注可刪其爲葵屬而不能曰葵爲正文。亦不宜列入莧類。他可類推總之曰俚俗目而已。

案楨之與柵當是一物。而櫟之與楨當非一物。蓋楨之爲樹大連莧高數仞。材尤文彩實可生食。皆非櫟之卽今呼杉者。所可同語。杉之連莧既屬罕見。文彩亦不較他木爲尤。抑未聞其實可食。則櫟之非楨明矣。且櫟之爲杉又屬可疑。櫟从黏聲。黏从占聲。廣韻他念切音。柵何由轉爲杉音。徐氏於說文枯下注。息廉切。櫟下注所銜切意。已爲櫟當俗杉音也。豈不知黏亦占聲。

亦當俗息廉切乎。

陸德明爾雅音義黏字或俗
杉所銜反此徐注說文所本戴侗六書故曰

杉木多生江南亦謂之沙木沙杉之譌也蒙謂櫟或寃於沙地因謂之沙木因沙而譌爲杉非杉譌爲沙也然則櫟杉雖卽一物而櫟爲息廉切杉爲所銜切豈宜并移櫟音㠭从杉音平杉之爲字見於爾雅邢疏云被一名黏俗俗杉旣混被櫟爲一木又混櫟杉爲一音疏矣至說文枯櫟二篆竝出而皆云木也倡是複出反被下云櫟也殆唐宋人校說文時援余疋之文㠭爲之釋非許氏之舊識者辨之蒙又案余疋被黏郭注但釋黏而不言被邢疏始曰被一名黏俗俗杉則杉字殆配於晉宋之間而郭邢皆未及正被黏之誤不如榜山櫟一條郭曰榜俗櫟邢

則謂其侶誤者爲能正譌大氏榜之非榜則其所知黏之非被
則所不知也本艸木部有榧實又有被子陶宏景注榧實而不
識被字惟蘇恭能辨其爲一物古人已如是之鶻然則余疋者
其可墨守已求是邪

家大人九十初度徵詩文啟

來歲庚戌初春之上旬家君九十初度兒江世梓汝懷世杞世
樞等菽水承歡資力絲薄未能潔饗迓賓稱觴致慶且父性儉
素不樂華侈兒輩尤不設踰分飾觀轉違親意第念舞已博老
人歡趣思求兒輩師友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錫已文詞謫詩爲
老親引季而自敍家父謹身慎行之略曰家世本江西吉水煥

下與一峯念庵同祖。明初始遷湘潭。傳又世厥祖諱瑤。積貲甲邑里。好善樂施。捐貲遷建縣學。躬相其勤。獨造暮雲官橋。發粟賑饑。至數千石。振拔寒畯三十餘人。而茶陵宰相張文毅公治。寥然稱首。嘉靖時巡按王公喬齡題旌義行。敕建崇義坊。昌孫官贈承德郎。卒葬邑上游湘水中鼓磉洲。世稱鼓磉洲羅氏。當是時子若孫登仕籍者六人。游庠序貢成均者十餘人。族自是漸著於邑。又歷四世。厥祖諱璣。明末孝廉。構蒙泉精舍。隱居講學。生三子。皆呂明經薦仲諱先第。康熙十一年廷試授遣州學正。不赴。箸有尙書精義切問錄。澹庵日錄。蒙泉襍記。諸書。是爲十一世祖。十一世祖諱岬。早世。高祖諱伦敬。字簡夫。一字可齋。季十

七冠童軍爲縣學生。昌子官封修職郎灤州石門縣儒學教諭。
昌曾孫官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自鼓磉遷尻石潭。伦室種松。
今名蒼松老屋。曾祖諱晉字自昭。國子監生。昌從孫官贈承德
郎左春坊左贊善。祖諱紹龍字雲從別字。見田季十九入縣學
試優等。爲增廣生。剛方沈毅。面屏人過課學尤嚴。好讀書。廣假
善本手自鈔錄。歷八旬未嘗一日廢書。自九世至此皆昌所習
經授徒。兼力穡爲本業。乾隆二十六季辛巳正月四日家君生
於老屋。維時儒林公暨高祖妣后安人竝復伯祖妣張太恭人
儒林公外女孫也。與先祖妣黃孺人皆有身。一夕寤大室外見
儒林公后安人盛服。縕嬰孩。自中堂歷東階而西。亟詢之。曰昌

與四孫婦先祖父伯仲行兄弟第四也未幾家君生而伯祖妣舉一女叔祖諱紹舒。呂事適桃源彼中人詢爲湘潭羅姓亟問貴族近當添丁自吾往也。叔祖父呂家君生日賚之良是歸諸其事皆歎詫家君呂修字爲世派名從水對聲字曰沛林性端謹靜謐自少如老成人。伯祖父文學公諱紹熊事先曾祖妣黃安人呂孝稱講明正學博洽叟傳善觀人嘗謂人曰吾姪氣質絕異浮囂歲寒委也。家君幼受經通大義。呂先祖父力學代操家政遂早廢業顧性本恬淡時羣從兄弟連掇科第官禁近奉使假歸光耀閭里家君青鞋布韞迎送盡情歡夷然無所動於中居常勉汝懷等學甚殷而不計得失。往歲辛未伯兄入縣學

報至家君方有所執事領之而已弗輟也汝懷自入學會飭舉拔萃科皆未嘗豫期亦不策後效汝懷子萱薄歲補子弟員亦第勉自勤學而已惟間讀書聲則欣然尤樂觀字法見兒孫輩俗端正大書輒喜形於色見學人改容禮接有假館者其徒甚眾割宅之半尻之供張歎接家固未嘗有子弟與也家君至性過人先祖妣娘後每值祀事涕泣不能自己先祖父見背時季近六旬哀毀孺慕終制未嘗有嘉客與人無畛域對尻里許有張姓欲侵占田水又恃其子爲縣吏迫先祖父偕眾田主質於官辭既紳父子皆受扑家亦坐是落無何火焚其尻家君中夜驚起徒步跣往救其家感且愧卒與之通往來乞假焉性尤慈祥

愛物聞人慘鶴及誦書叟中往事每下淚聞羊豕屠僇聲輒垂
避而剛直無所畏能獨宿空宅夜半行墟里間不持火衛已爲
常嘉慶己卯江西商人與邑人構鬭鬪毆興大獄又月中一日
譁言兵至百里間盡室垂匿至婦女縊兒胥溺吾里則爲防禦
計方伐舍後叢竹爲攻刺具眾情洶洶家君持帚奉階除自若
未夕而謠言息或謂君曷由知其虛妄家君曰吾不能必謂無
寇卽其果至吾事亦必了百人服家君神識之定家君八十已
前未明而起終日勤勤自堂室庖湢及農圃山林必周行省視
所至拾柴耘艸或敗葉朽枝污穢不堪入爨則火爲灰又箕取
宅閒地上灰皆已爲田圃糞兒輩諫稍節勞則曰吾習此不疲

且此足給一人食。貨惡其棄地，不得。曰：薄物細故置之豚柵牛宮。皆修潔無纖埃。於耕牛尤謹憚。周至里人謂翁之居畜勝於人之自尻也。遠近多來取法。自奉刻苦。苦布衣蔬食。見貴客不改其素。近召兒輩奉養。始不拒肉食。然見兼味。命藏其一。而美服則斷不御。雖值盛筵珍羞。亦從不辨何味。蓋生平未嘗於此揩意。對人寡言笑。非其習熟。或竟日無言。然溫和無忤色。而新季鄰里讌集。則大歡笑。酒戰畢。復賭噉飯。於常食外。加至數盃。季近八旬。意興不減。曩簪里中工飲啖者。輒皴手不設相抗。蓋家君能豪飲健飯。早歲嘗同人過里中酒肆。肆主人問能飲不。家君笑曰。但恐清酣不給耳。於是。沽肆主共飲。興未闌而瓶已罄。

矣又嘗遇素識黃姓於路挈酒榼若不可勝家君笑謂我爲若飲少許便易提挈黃往茅舍假二孟爲飲器對酌久之酒旣盡日亦昏黑家君扶醉歸而黃僵臥道旁其家迹之則歟矣早歸醫治數日始蘇稽其酒量蓋二十七斤也家君每醉神明不亂端坐無譖少頃清醒然自新春燕會外雖與賓筵未嘗與人角飲居常惟寒夜酌三數鍾暑月不飲暇偶詣親故必周視其庖福田圃山林如家居其事之得失利鈍備呂告之宿則晨起爲之埽除荒茀如家事食必屬其母費習其性者不爲歎畱但詢種植牧養之方娓娓言之適然飯至聊與啜食若間稍事廚餽則翩然往矣家君自先祖父析產時田不滿頃家君呂勤儉擣

節遂三倍於前粗足自給而親懿任恤假貸逋負動召計故
終無贏餘家君治家務省嗇而不厭人之求凡來乞假財物必
有召應嘗設罷召優旁近既而稍遠皆至謂米佳而量足人或
誑取米去久不歸值及請益則詭諾爲傭召償而卒不至亦聽
之好顧傭工治田圃殆無虛日而傭多老疾不力既不喜季少
輕狡又憫老羸之無歸也歲戊戌汝懷召廷試北上家君時
季七十有八猶堅操家事十月偶行菜圃踰短籬忽跌傷左足
汝懷旣報罷南歸取道淮揚東至京口小住金陵始解纜西上
家君不召失意爲介而望游子歸甚切是時汝懷季三十餘從
未久離鄰下仲冬月首行抵里門家君見之喜逾於得官也家

君初病足猶能緣物自室行至堂殆風邪中於偏虛其實體自
龐固醫者曰季高氣衰過用峻補致筋絡窒塞足縮小不能行
十載已來長日息偃惟飯時起坐風日佳時命小籃輿外出或
至比鄰詢農事豆棚瓜陰小憩片時倚枕無寐則朗誦少時所
讀書舊傳有蘇州貞婦寄夫書情辭斐惻常所吟諷尤好孟子
爲梁王陳王道數節亦平生生財節用所得力古文則武鄉侯
出師李令伯陳情諸表偶有遺忘顧問孫輩便爲指示忠孝大
節近季百微聾目猶諦視細字齒無動搖記九十季中舊事甚
悉往里中石氏人文最盛鵬翥鴻翥諸老先與祖輩爲文字交
兩家往來最密然是六七十季前事家君今幸爲汝懷誦華亭

大令自製楹帖宛如昨日。固由稟賦之厚。亦曰保攝能然。汝懷侍食日久。見家君食不重味。雖珍羞裸陳。箸不它指。尚澹素而惡腥膩。適可而止。不稍過量。實有得於宣聖。肉不勝食。與不多食之旨。又能循分取足。無分毫妄念。舉凡人世機械。變詫。畔援。欹羨。忮求之心。直不知爲何事。而渾然完其天質。曰此得壽夫。豈其恃歟。先世多獲享季。先高祖七十有八。高祖妣又十有九。曾祖六十有七。曾祖妣八十有五。祖八十有一。二祖妣六十有八。家君乃復過之家母張孺人。見季七十有七。不肖等不能大名。德昌爲光顯。復不能竊升斗。昌爲祿養慙悚。何昌自客俟汝懷。得補州佐。方能援例封徵仕郎。而國家之典。於季九十者。

得邀 恩給予八品冠帶並 賞賚有差然皆非家君意所及
也家君自己耕鑿田間無補於世故終歲勤動粗衣菲食意不
欲四肢有一日之情口體有多物之耗曰完其身於無過矧冀
非分之加而且遭逢 盛世閱歷 三朝擊壤平 康衢長享
太平之福實爲厚福汝懷等既不能邀 殊榮之逮亦惟負
米牽牛聊託昔賢養志之義曰自解伏翼大賢君子補南陔白
華之詩申養隆敬薄之戒曰相警惕俾不肖等益凜於循陔而
家君亦藉吉人之詞錫嘏延釐歷百齡而強健如今其慶啻詎
有殊於章服哉時歲在屠維乙巳四月

綠漪艸堂文集卷二十一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二十三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記

重修鼓磉洲記

林銘

古稱湘水中四洲見於晏殊類要曰橘曰直曰誓曰白小鼓磉
弗與焉自吾始遷祖卜尻其旁而洲始箸自吾又世祖諱瑤府
君藏體魄其上而洲獲全也洲於湘潭治南三十里金霞山下
崩洪入水如巨魚鼓磉汎流而上蜿蜒曲折凡六七里屹然而
止而墓尻其顚焉金霞本衡嶽支山故方志謂洲扼湘流而延
嶽秀夫㠯山廻入波橫岡渺瀰輶蹟頗形奇詭見者愕眙賞與

訾襍而吾祖之宅斯土者則已四百有餘歲矣當湘流之泛溢也自衡永以上千餘里萬山溪澗併入又旁受耒沫蒸滌奔放奮迅而洲扼其衝水當左右流而江身固左卬右窪水之至左者夾抹洲趨右故數十季來洲面洲尾曰腋削而墓尻洲首固無恙則曰墓地稍高墓四旁皆灰砂贅結也乃遺允王癸閒水嶠洲左旁且數丈及於萼表距墓僅九丈許子姓駭懼走相告釀錢千餘緡從上游地曰下灣者蓮石補裨之事具從子紀雲所爲記其水所曰復嶠洲左者墓於八宮沿向寅方而水自下湾稍上折而來在寅艮之間灣尻江右岸本水所瀉澗之地自灰窯鑿鑿日久山則谷而灣已陵屋尻櫛比其上福水左行至

洲右又折旋出洲左故洲左肩及唇皆被啮損及是灰窯口產
銀爭訟官爲禁止而廢石甚饒維時冬曠水落畧閒力眾故易
於奏功如有天助先是歲事時紀雲與尊長議曰洲稅二十金
別存爲歲修口書後并泐其言於石事過情忘因循弗舉未及
十稔而洲之右旁又損數丈蓋洲首旣固水之旋而左者失其
便利拗怒乃及乎此而灰窯灰已復矣咸豐元季六月至於十
月無甚雨江涸沙出步達洲上宋度久之讓先囊沙復其址取
攜旣便族春水生運石導之如蓀灤然後申舊章力存歲修之
費補苴罅漏毋使甚潰庶幾其永保乎於是憚然於世變之不
可知而人事之當謙也歿乾隆十九季伯曾祖教諭君所爲記

則墓已三修迄五十餘年再修皆統言墓不言洲宇宙久有此洲獨至道光中水患頻乘冲決潰裂此葺修之人所及料而今之算計於後者當何如矣嚮者動費千緡咄嗟大辦觀者或歎其事之易集卽墓下子姓雖疲然同畚末而指其數約二千有奇負郭之產猶累鉅萬所居率多葺繕舊宅謂非祖之遺澤孔長歟蓋吾祖當壽明正嘉間義行甲邑里如遷建今學宮抑置暮雲官橋出粟千餘石實社倉振飢而親鄰待卽舉火者恆百數提拔寒畯三十餘人而茶陵張公治佐至台輔其見於蔡宮詹揚宗所爲表者皆子孫所當敬念而則倣今踰弛者至蕩佚不謀自給其計身家者又往往呂智力自雄文安知其來之有

自而吾祖之藉手於來裔者果後之人之能全其祖抑祖之先有㠯自全也始墓託於洲今洲灭賴墓㠯固爰詳箸其由㠯諭後之人而并繫㠯銘曰

渭陽湘原泝三千里滔滔直瀉朝與柱底沙南隘阻忽欲無流帝遣元夷剔疏此洲金霞峩峩支分自嶽潛化游魚之而茲俗軒轝舊靈乘飈飛濤有頌其音隆然而高厥象擬鱗屬文稱牒義不可究名於何仿惟我臯祖吉水來遷依洲世宅明興初季贈承德瑤坊額崇義嘉靖一星七旬謝世卜云其吉誰實謂然形家有經支萃其顚峯環波迴長此高壘歷祀四百有恃何恐委佗失職陽侯肆威白馬驟馳崇基日墮水有尻停乃與爭地

答灣金陵蓋激其勢人能補天得可償失旣助狂瀾灭貽磐石
出彼焚燒抑我漓澆從火者化禦水者牢墳濤嫋勤式師精衛
永轉洪流縣於奔裔

鼓磉洲大樟記

并詩

鼓磉洲頭大樟壽算知其紀也。荅明敕贈承德郎五世祖諱瑤
藏形洲上樹在墓後稍左墓隆然兀洲顚樹丈亭亭圓如纖蓋
若爲擁護湖湘千里閒風帆上下如織峯迴路轉輒先見樹往
往遠青撲人經時移晷始出樹下樹不見於他說惟乾隆十九
季修墓記有云洲舊存大樟其時已云舊云大信爲荅翰物或
謂當與墓并興歷歲四百若或蒼於墓則蓋古已樹於道旁中

忽棄枝葉黃隕人已爲遂萎矣三季復生彌見茂密人又已爲
神也咸豐元季十月江涸沙輒步達樹所已絲度其本圍約丈
有三尺高不過三四丈而橫枝糾結布陰甚廣冗人楊甲從觀
云其心益空甲季七十餘蓋習見之雖然枯可復菀即可復實
也乃記之而繫曰詩

清湘浩千里川原鬱奇麗洲迴絕傍依樹丈插空際水淨沙明
閒落落盤遠勢巍然一方裏濃青入遙睇夏來炎暑盛林下自
陰翳半空風雨聲林外卻姓霽斜陽過鳥集夜月飛仙蕊若蕘
高墳古四序煩護蔽豈獨木從章并著祝融裔伊簪始有植聊
俗十季計甯知根柢蟠縣歷無窮歲緬懷嗣中葉爾已斯土隸

川流無停機滄桑眼曾遞邇來季二百孫枝誼繩繼王槐竇氏
桂無此久維繫願言固苞桑樹大永無替

三峯祠記

三峯祠者呂祀六世祖用翰府君府君別號三峯故用爲祠榜
呂別他祠也古惟士呂上分別大廟今制則民間通得建祠呂
綴繫宗支故聚族者類有族祠其小宗又別爲支祠凡呂聯絡
疏遠得歲時會合言歡卽謀議墓舍祀田得失之故此宗支之
能積聚財費有贏無絀得呂奉先塋後引之弗替者實有合呂
族得民之遺俗之至善者已府君諱大欽爲虧明贈承德郎敷
建崇義坊又世祖諱瑤之長子是稱長房有子三人曰相徵仕

郎曰棟廣東布船提舉殉節曰楠山西大同府經歷楠之裔新
蒙泉精舍曰爲祀今所稱北江祠者也而府君故未有祠然舊
有祀田若干畝祀田所入積案至道光中約贏六百金於是三
支子孫昌地名老屋場者爲府君故尻欲壇爲祠乃仿木灣族
祠規制自寢室至門樓皆具體門外牆屏蠶備未飾廊西爲旁
屋四又間曰備庖湧而室外門內當有廣庭畱基昌有待焉始
茶陵張文毅公治未遇時承德公方昌殷富好義名湘中文毅
適來與府君兄弟遊酙最密語見龍湖文集及明世宗嘉靖二
十九年庚戌府君北遊謁文毅未至而卒於楊郵時年六十有
三楊郵驛隸芒清爲運道所經西北距北京不及三百里乃不

得見舊譜載文毅祭文情詞懇惻是非府君有㠯自見而不能忘於人者曷㠯得於賢者哉當是時北江公季甫壯赴官雲中匍匐扶柩歸葬遂不復出終其身奉佛樂施予㠯繼父祖志越二十季而提舉公殉寇薦於隆萬之際夫㠯父崇義子致孝而秉節雖世遠縣邈府君行誼弗能盡傳其承啟源流固可穆然想見卽今上諱厥初歷祀幾於四百而輪奐之美加諸舊廬馨香之奉隆於異代庶幾贊獻文子自頌其室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而歷世之遠則彼猶或遙焉君子於是乎謂爲當祠也祠成於道光十三季十月初九日奉主㠯祀輿馬填溢儀觀甚壯汝懷冗隔百里時館於人皆不及與修咸修葺修

璣世傳實總其事經畫督率莊及子畊樹尤有勞今惟咸存矣
咸豐元季十月補爲之記

三峯祠種樹記

祠後山齡甚狹略有松栢之屬繞屋扶疏而已大門外有三樹
楓尻右下牆隅櫛尻左上牆隅自丈許度之間徑若干尺高出
屋脊計其季約四五十矣勢甚磅礴其至未可量也稍下有柞
質老而不中材若士之季過而學未充才竟無望於充者已門
內廣庭舊植稜桂二地磽砌十餘季弗茂也往寓學子頑劣或
從而摧折其一存者丈僅三尺許生意婆娑咸豐元季六月小
住祠中燭日蒸炎望雨不得時召沐餘湯娛涼漸之十月再至

則枝葉棄矣。然根尚存也。乃召望曰重植一桂。穴地廣且深。實
召沃土。其享堂外則植一柏。次二楳。次二桃。參互旁列。地本亭
基。亭有持權補其闕。既偪陰召蔽護闌楣。夫不欲令地力之曠
而無用也。購種及工力。凡費青銅九百有六十。他日者或堅且
直。風霜不渝。仰之森然。鐵幹盤鬱。藝襍冰雪。實備鼎彝。宜家之
化。託興禩矣。既有其質。而文章召時流露。也有贊小山者。頗仰
於偃蹇連蜷之間。攀枝淹畱。將永朝永夕於茲山之幽也。而甯
取其馥之翌於秋也。

北江祠記

湘水自衡山縣東北流入縣南境。白石港下折而西。經鼓磉洲

又西徑易俗市涓水流注之涓湘之間皆衡嶽支山所縣絡而
樹僊嶺崛起萬山中峯巒蔽虧林壑幽邃十餘里聞邨徑迴互
不知去向尋幽入奧忽見棟宇淡納谷口則我七世祖北江祠
也祖諱楠字子良別字北江明世宗嘉靖中爲山西大同府經
歷曰父三峯府君遊燕途猝遂不復出承先志廣施予歲饑墮
舜載遺施穀施棺無所愴性好佛於石岡寺觀音堂鑄鐵佛又
爲四大鐵像於祝融峯頂曰萬歷二十六季猝猝之日沐浴端
坐子孫執蘚香泉享壽七十有七歷今則二百又十有三季矣
初山頂有寺曰樹僊庵百歲僧淨心尻之寺在蒙泉右下十步
許九世祖諱璣字斗寰者嘗講學於此漫葬寺旁乾隆十七季

十三世處士浮於寺左建蒙泉精舍曰紹先業而遷寺於山麓繼而形家言舍將不利於墓遂遠紂誦者於山下併寺爲精舍曰青檻尻佛而後堂祀斗寢繼又遷佛像於他所而飾爲祠曰祀北江斗寢祔焉自冊爲寺重修爲精舍爲祠凡三變乃定時則乾隆又十有六年也祠卽精舍稍加修葺儉而有則最與先世築風爲宜稱竊謂民間之爲小宗大祀得歲時會合子姓者如此足矣何取乎宏侈也自青檻登齋堂中聞磬石爲礪層累呂升旁挺雙桂修幹密葉陰布礪閒野竹穿戶生於階旁森森相映軒楹近接不涉寥闊衷懷頗仰其閒但山氣蒼鬱庭除肅清悠然遠想先民渢樸篤厚之風遊履宴息之蹟蓋祀人桑梓

之敬恭者於是乎在視宏侈者之蕩佚心志所得爲已多矣處士云寺有蒼藤古木盛夏無暑氣

見二修譜

此言山頂舊寺

寺後而木丈刊矣自精舍而祠處士始終其事而未有記載惟重修

精舍於山下時有甯鄉黃君紱隆所爲記近始見之然辭多未

核咸豐元季十月日祠下第九代孫十六世汝懷博攷顛末而

補記之刊於家譜祠圖後云

印塘塋記

咸豐三年三月廿九日癸卯不孝男江等奉葬先府君於印塘北原上凡又日封土畢兆域粗具時方分秧農工亟亟樹植非時遲冬方舉而卜葬之由非有紀述後裔草詳也旣反哭謹援

筆記之印塘地在邑上十七都九甲孚嘉灣灣筰當爲胡姓者
家今取古人假借字義召易隨九爻爻辭易之而塘中有土墮
起方整如印故召名焉雖積久剥蝕猶稱從其溯也山廻原於
馬嶺逶迤東北行至六合祠山下穿田壠復起平岡無數再穿
田壠至竹山灣出泮東下忽折而北仍俗平岡逆轉向東止焉
於又星爲木體自竹山出泮時先發一支爲左翼其折北俗平
岡之處迴繞一支爲右翼橫過塋左平正如几楊會書所謂案
也右腋田水流汪印塘左腋田水流汪艸塘二塘水同圳汪老
鳥塘并趨右從几下出大壠也所謂形家說者如此夫風水之
說達人弗遺尋之見於唐呂才氏者詳矣近世士夫尤多堅執

然有藉正論呂遂其簡率之弊雖彼其術不無誣惑而風吹水
劫沮洳沙礫實夫烏足尊體魄者故不孝夫求通於其說幾
十季而推尋徑蹟又知非可呂人力強求也愈用怒然當府君
八旬旣屆隨地畱意迄無所遇遭光二十四季四月漣江大水
壞廬舍無算踰月從兄世棐克忱忽至謂孚嘉灣吉壤也愕然
詢所召曰春閒從袁寃爲石給諫相地寓桐子園晨起閒步孚
嘉之上袁寃指曰此誰氏莊也益爲石謀告呂此余家本莊不
可得時心識之茲經其地莊則圮矣形勢朗然不孝亟程察視
久之乃得田中廄絡於形家說頗不相戾於是爲遷莊計權構
棚茅爲佃尻是時府君年八十有三迄今已十稔矣其中招致

覆案撫慮十數輩皆不謂謬。丙季八月下旬有四日府君運棄不
奉。渝柩中堂時粵寇已蕩會城烽警孔棘咸謂宜速歸宅兆不
孝意不欲渴葬致禮愆而事疏痛念府君生平既高大季當不
至罹異患且佃尻未遷也九月新莊成於水竹園田田漑艸塘
稍患卑溼與王姓易田不獲然田故屋也爰有園名廢垣猶在
嘉慶初屋燬乃田今屋復而原則夷矣舊莊葑濱印塘地爲圃
旁爲沼爲坑爲路隙地可憎剗之填之呂償新莊所占之田今
墾下一晦是也乃諳日者呂癸丑丁巳癸卯癸丑告彼浹中所
謂壬三朋支三合也時壬申夜子時大夏故月在巳不孝呂丑
刻昏闇不便下窓改用了巳則上湘同姓昌祖贊之昌祖爲少

宗佑國俊公之孫偕周君詒棻來定所向。昔乾兼亥二分二君能識鑿頭尤重理氣而言孝廉揚者論地嫌取逆砂。往歲過視斯地謂當向而初甚蹕之比撤屋地形昭曠則對砂尾形局弗洽及詳察水輒原出右方是外泮則呂左翼爲逆而內泮固呂右翼爲逆當時屋蔀雨昏取辨俄頃固有未詳又老烏塘中舊有洲常曰繫馬從兄世構季七十餘曾及見之然則今之左方稍涉空曠者皆積漸鏟削失之非其本也地家貴有氣量土呂爲徵驗而開墾無之土惟淺黃色愈下當有淡赤土呂開田知之然坎不逾三尺曰原之平不設貪美土而犯水泉也而其間有天垂焉於時陰雨浹旬及庚午開墾壬申發引皆得片時無

雨如欲霽者癸卯昧爽雨勢甚劇比將窓紅日爛然洞豁幽澑
不孝等擣露伏棚外哀尊如禮逾時旋復陰雨及撤芟舍封覆
釜乃復姓明此雖時會偶值不得謂非鳳裔而因㠯知陰陽家
之拘於格而卜筮者爲無取也始先祖父文學府君與伯祖父
亮又公台與是莊右之半於張姓在乾隆二十六季踰九季而
購之又九季購左半於陳姓文學府君固知地要所畫龍隱君
允大證之曰陽宅也遂不復措意然文學府君猶戒田者不得
鋤土印蓋闕㠯有待者九十有三季得莊之季卽府君誕生之
歲也府君督耕此莊有季迨乾隆又十七季由鹵衝舊宅遷今
尻距莊僅數里歲必屢至凡隴首塍閒川原風物皆意念所繚

復令託體山阿適簪日行遊宴息之所靈爽當式憑覩或不至
有愀然不安者乎獨念始得是莊時頻嬰訟累文學府君寶殫
心力府君繼經紀之不孝等德薄能渺坐育其成呂正繭萬山
而不可必得者乃適得於几席之薄豈不孝等之能葬其親哉
夫吾父之自致焉耳而隱君之沮於初陽侯之牖於後一若有
默相之者夫力索呂期無憾者人子不得已之心而究何庸力
索耶彼希富貴圖利達而欲呂智力相勝者可廢然返矣家傳
葬塚本朱子灰土砂細搗加滑油藤漬水和而密杵之其堅如
石不孝呂砂非土性而引溼惟用灰土堅可相等塚中所出土
爲雨濡易呂印塘預取土燒蛤爲灰墊板底夫裸灰土中取其

滲水卽左氏成二季傳所謂蜃炭蜃大於蛤而小水不可得姑
呂蛤代性當同力少鑿目

此文舊有正橐質之亾友贈卽鄒君叔續經其評點後爲劉
霞仙撫軸攜公遂不復省記已十季矣今春於家藏叢殘中
繙得初起之呻塗乙中猶可辨識重錄一通記尚有尾而此
橐無之文家多尙高簡恐卽瑣敍傷潔蒙謂議論可簡敍述
不可簡蓋文卽述事文高而事不具則焉用文爲凡子孫之
於祖墓往往妄用擬議輒思遷改故詳署之卽杜後來之異
議非侈談風水也謀吉之惑及曰家法葬法俱膠固之定
辨者甲子秋杪記於荷池精舍

柱木壠瘞殮記

咸豐九季八月戊申日瓦中旬之一女好殮先昆余慮女病弗能起無掩地思假他人山仲兄曰柱木壠故有塋可葬也於昆塋之越日癸丑兒黃又殮祔其右甲寅女細細又殮曰祔黃右黃之也月甲戌時辛未而歲與日皆甲寅爰名曰寅小

字稚虎黃爲段俗字曰其二兄名皆從艸也其母初娠曰爲癩瘕攻之自桃仁紅花至大黃朴硝之屬無不備用日久乃覺兒生顧壯實儀表偉然余竊自希曰謂其生擢而不折殆將有成而衰門可復振也比稍長跳蕩而無頑劣之習循拜跪禮如成人初授唐詩上口成誦聲大而遠近入家塾讀毛詩大雅至崧

高而疾遂佗好生靜婉每飯與弟妹同席常獨茹蔬不與爭味席盈或使隅坐獨食略無羈色紡績皆稍嫋矣細細甫能言且行輒仿老人佗僵僂狀或儻雞囁聲容畢肖人詬其慧好常攜之戲弄相與曼聲謌唱清若笙管余方窮愁箸書每念向平之願未有了日然顧之未嘗不忻然也七月廿有八日細細病下利逾三日己亥好病又四日黃病於時黃之生母王氏婢玉樽寢戚屬周左傭陳一同尻佃婦婦一歲子皆病佃婦子別爨外七人者同一藥鑪鑪火騰騰無息時余環顧七人而躬司其湯藥夫晝夜弗得息也佃子先好瘧其間若周若陳先後昇歸其家夫皆不治嗚呼謂弱質易隕彼彊有力者夫弗克少延邪謂

余祐薄愆集降戾厥躬奪其所愛而又殃及他人邪何不祥之至斯極也初余好觀金石文字常劙諸几而坐對之視久則易一夕偶涉陽冰篆碑見其中三墳相比之語心忽不樂如若有疑未幾遂罹斯酷而三之爲數實符殆鬼神者憫其罔罔無識而段此呂示之兆與若然則誠所謂數者不可逃而追咎於醫方藥物之失其理者皆悲中之妄也好季九歲黃六歲細細二歲好臨寢猶能對答若有所往者黃謂其母曰兒病殆將死乎既彌留口喃喃頸誦所讀書而沒尤可傷已三墳同封惟好稍偏向左其父哀而記之而繫呂辭曰

泉明有言旣生欲可取材得實數萼賈果俗室丹牘析薪負荷

豈期延祉翻成賈禍惟兒之誕我客藩垣得報添丁心情翔軒
降寅算亥於焉討論三朋一將冀大呂門迨案顏狀觥觥英物
訶從何來士中突忽修涂騰踔罔憲促局琅琅誦詩厥聲滿屋
女能貧家女復慰情矧爾婉嫕聯臂孩嬰嬰尤慧黠時自呼名
他日傳書此璧連城庭廡日長酣嬉隨地顛仆噭父唏母嘆
旣程女工麻縷絲絮一朝蕭落邙陵沮洳北齊馬氏痼十七季
神氣甚高微諸曩編謂此厲疾彼獨遷延胡然一旬併命重泉
三棺三墳拮据予手纏悲洞闢歛恨高阜形音未邈環顧何有
悽淒中秋忽忽重陽云徂何往往且成行慟淡禮殮無服之傷
如何弗傷爰志之詳

先鴻臚慎齋先生重宴鹿鳴圖記

鴻臚寺少卿慎齋先生諱典字敬又姓羅氏湘潭人舉乾隆丁卯鄉試第一至嘉慶十二季重宴鹿鳴時季九十矣未幾歸造山祀鄉賢越又十七季有圖出於其家絕無題識惟卷末署畫者姓名亥無歲月見者草識其名義嗣孫世澤持以誌汝懷曰此爲先曾祖重赴鹿鳴也案先生冗諫垣彈劾大僚風裁嚴峻見錢南園通政所爲先生七十壽敍與傳聞略同後有權奸枋國耻與同翰藉終養歸爲麓山院長者二十七季相傳其時翰廷憐其早退實則枋國者於嘉慶初始正典刑而先生餘季無幾矣圖狀先生高輿飛蓋蒼顏白須夙聞先生狀兒魁偉略

可想見從者二十人皆新舉赴宴士惟一人有須一人內向不見真面攷是科麓院中式者領解則賀尙書長齡其弟御史熙齡次第六時名永清泉黃訓導文炳潘君克熲皆書化人李大令象溥鄭大令敦誼易君鵬翥李君光黼皆長沙人楊君廷瑛湘陰人石給事承藻蔡大令甡皆湘潭人周君翰佐許大令心源崔君承洛皆甯鄉人胡君樹益陽人劉教諭庠煥湘鄉人晏君貽琮新化人晏字湘門著有過且過齋詩集者也仅大令先津耒陽人仅於是科舉京兆疑卽內向者畫師未見其面也凡十八人其二人則茶陵譚君士錫常甯雷君惠南皆優貢也乾嘉之際寓內承平文物殷阜文運炎蒸昌明先生自爲文幽奧

古質而較裁則取俊偉光明。曰謂科名者出身之階。恐聲希味淡。勤日出爲世用。故縱橫捭闔之才。灭其所尚。當苗變時。先生謂人曰。吾辰沅中生往必有能弭寇事者。蓋謂樂園嚴公。觀樂園文集中之傳。先生知其契合深也。當是時湖外初得鼎甲。如彭如石皆出院中。而尙後通籍官中外者至二百七十餘人。雖山川之气積久發越而然。然先生伦育鼓舞之功於時爲鉅矣。先生於汝懷元曾大父行先祖父伯祖父。僅時嘗從受經。與曾大父一言忤。輒棄去。及碧泉從父少入詞垣。先生貽書訓飭。不少假借。族孫百其言。則今之訓其子若孫者。所未嘗出也。汝懷緬慕古風。勤求往蹟。旣得劉文正公禮闈所書蘭亭。及錢通政

畫馬復得斯圖將求名賢顓誄㠯章顯之憎當時及門者之眇
有存焉也同治甲子九月中澣汝懷謹記

廟神議止迎會記

古聖王㠯禮定民志其於祀典分別天神地祇人鬼各有所祀
之地與祀之時不容干涉苗民弗用靈承蚩尤之鴟義矯虔㠯
刑虐民民冀神之解脫致祭非其鬼而妖誕㠯興春秋外傳曰
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爲巫叟民瀆齊盟顓頊乃命南正重司
天㠯屬神北正黎司地㠯屬民使無相侵瀆卽周書所謂絕地
天通是也禮曰大夫祭又祀又曰士疾病禱又祀然則大夫士
於祀祖外又祀而已舍此他求則爲淫祀淫祀無福吾族廟神

相傳始祖自吉水負木像來湘潭默視神之所止俄而重不可
勝遂息其地生殖蕃衍凡百季今稱鼓磉洲羅氏者也神像
初未有廟乾嘉間荆建祠旁歲兩祀之而迎神賽會之事日漸
起而加厲矣神出則從者百數十人會於迎者之家并及他姓
輒逾月而後返神人狎處男婦裸遷其爲干瀆甚矣且廢時荒
業耗財豈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道乎近者族中人皆悟其悖
禮敗俗於是四堂子姓咸集僉謂嗣後不得迎會如或違公議
口遂其營利之私則執諸祠告於祖而責處之三載季來其風
竟息而廟之經費灰漸贏矣費贏則我之祀神於廟與神之庇
護我族姓者皆可勿替也其於奉神之道算善乎是爰記而鐫

諸石嵌於廟壁。已要諸久遠。同治又季歲在丙寅七月中澣。

重修上封寺鐵像記

并銘

南嶽上封寺有楹鐵像四尊者。乃舜明嘉靖中先十一世祖北江府君所建。族中人弗之知也。汝懷獨得其說於僅存之二修譜牒中。同治四季釋金山募修。嶽廟告之。故曰。若然像今已剝修復。夫須尋宗矣。曰。諭子姓則皆忻然。醵錢四百餘緡。併關聖及諸神像悉新之。客秋汝懷登嶽瞻謁。繅想先澤穆然興山高水長之思。今距修復時又經九載矣。乃補爲記。並繫銘曰。

南天赫赫。舊祝融古寺巍巍。標上封。邇季修葺。廟兒隆四大鐵像。尤槩雄裔。孫異代。源祖功重。加鼓鑄虔。致工祖職。經歷仕大。

同屬譜曰相號北江爲母祈福陟危峯峯頭古雪飄朔風殘冬
栗製爐爇紅壺志道化堅才衷孝思卻寥寥不攻四像卓大光
熊熊時維嘉靖中副邦瑞委略具佛腹中取證一修家乘同越
三百載尋青輶修學廢墜禮當崇本支孫子呼相從水衡百什
爭輸供庶幾輩固傳無窮 聖清億載弘厖洪永禪嶽瀆長綏
豐

石潭精記

湘潭治南六十里地曰石潭石上有仙人足迹其渡曰舟又南
十許里有石壩其地東瀕漣水南眺東臺南對烏石北潔白湖
湖土名白沃東臺湘鄉大山烏石峯銳如削皆雄秀標一方之

望者石壩上承鹵來之水。召入漣而。
於湘溪中石板層疊。板
缺處架條石數尺。召渡水稍盛則浸石絕渡。比大漲時舟檝通
焉。故連雨則常數日不得渡。至丙歲春夏之交。淫霖屢月不絕。
而造橋之議。召起。方余旅寓省門。江漲瀰渺。時與諸老宿。俗詩
詞。邀日不知鄉鄰水俗何狀。已而兒萱書至。召造橋告。余召謂
地。故無橋。先民安之。世方多故。民苦輸將。而又興俗圖新。重煩
里鄰。恐涉好事。萱復曰。仲父述先輩陳明經祖達之言。謂授徒
稍裕矣。成此橋。是舊會有議。今眾情欣躍。赴約恐後。不畏煩也。
比余歲草歸里。則橋成久矣。橋長丈有奇。爲石礎三架條石
十二。凡費繕錢三百餘貫。落成之日。欲得高季敲行者爲先路。

導而伯兄秋浦老人適至季幾八十健步如履康莊眾喜謂上
石壽縣遠時咸豐辛卯重九日也先是橋之稍上有堰蓄水水
溢從堰下石板飛流噴薄騰珠滾雪余嘗踞堰往觀心目灑然
欲作石瀑圖已紀其勝今橋跨石板上更卽水門爲堰稍失舊
觀圖旣不伦乃召名橋蓋瀑爲橋皴則橋空被瀑名矣夫邑邑
鹵偏遠之地往往因仍之舊一朝化而新之若無鶴者無它人
情所便利也然則世所便利有倍蓰什百於橋者皆可準此化
新之詩曰憲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夫輶如毛而眇克舉則固人
之不舉而已是舉醵錢者皆距橋近惟長沙劉黃二君獨遠而
爲數較多云同治元季人日謹記命男萱書

保節堂記

敬寧屬婦始見尚書梓材篇而寧謂微劣故與婦之與懦對舉卽大田詩之言寧婦始夫此義非謂嫠也惟無逸篇之惠鮮鰥寡既寧與鰥共而孟子言無告之四民又疏召明之秦漢召來遂召寧與婦連綴爲稱矣顧文王仁政所先而周家令典不著其灋雅詩所誣則遺秉滯穗俾自取利而已其實寧之當卽視鰥孤獨殆有甚焉邑季廉郭君懿文董事灋源廟旣清釐積弊重葺荒宇集眾君子議曰廟故有田屋歲入近千緡雖有常支惟節冗浮可齎數十養婦則皆曰善然尚有逋欠三千餘緡草之償也召諗於余余惟邑人好義歷有善舉娶有育老有養

寨有衣病有藥浮屢路幣有桔曰瘞故能澹灾眚返麻祥往者
寇至卽退傷夷不多義與舊之效也斬之弗恤抑破典也乃爲
籌歎彌縫其闕曰成厥美卽廟爲堂名曰保節於是諸君子酌
條約具公牘申其事於上臺元箸爲令雖然此特其引端目民
之不畜所時有費之所限覲徧給將見堂大而堂外之人延跂
待澤且向隅飲泣者夫矢疚靡他捐生不得仰視榮胚實命不
猶乃復荼毒旣臻雷潤弗及境類施殊其有說處此邪雖然治
濟出乎治人心誠求之迺在邇矣邑故地大物博商旅湊聚世
所不足咸取給焉甯獨覲曰贍其嫠婦擴充積貲慎防流弊是
在諸君子之維持於不敝矣條約別刊茲不具載時在咸豐九

綠漪閣堂文集卷之十三

三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遊誌於岳樓城陵之閒而至邑秦龍陽陳剛李廉與湖口高進士適司筦稅迭爲東道主時天舛氣暄汗漬腋背及孟客至之明日登舟往遊則風濤大俗雲霧晦冥十二螺髻者不復可見矣遺書稱君山爲十二福地圖經言昆山不受穢惡又言山靈常曰惡風濁浪拒人崇勝寺旁山名有緣謂有緣者方得至也已見證聞意古語非虛干性者且廢然思返也不得已從吳安至城南呂儻亭酒飯備具飲至夜分各舟已泊南津不得達遂宿亭上劉郭同榻兒萼與建昌陳生同榻而余與吳安抵足談至旦併餚從皆得臥具焉旣明起望湖光漸朗亟趨南津飯舟中分途鼓枻同達山下蹋亂石入徑登九江樓吳安羣從退庵

近歲所創造也。樓踞高地，遙對憲亭、峯岫，左右翼之林木鬱蔚。湖水外環，景象特勝。於是右陟軒轅臺址，尋班竹巖，左出僧寮宋咸淳二鐵桶在焉。再由柿毅井訪二妃墓，據其上枝柯糾結，若僧所指秦皇赭樹者，其木爲杏。雖不必果，經虧燄火不能測其歲季也。又左出田曜憩崇勝寺，還至鐵桶處，吳叟復具酒飲客。然古稱山中常有酒香，漢蓋遺染巴求得而方朔竊飲之者，今則沽酒市脯，山皆無之。山經亂後，棟宇多燬，稍有補葺，不與簪符。初入時薄靄微暗，最愜遊趣。晡後天陰雨點，閒佞性，故不及拊山之背。然竟得爲一日之遊，則快矣。山距城十五里許，自南北過舟如織，而至者卒渺。卽余與吳叟期者屢矣，迄不克。

蹟若孟容伯琰方有四方之事又皆衰希文先蕙後樂之志或
撫秦隴或臨粵嶠何自與山中人俗緣乃數月之間併集此山
與山澤臞竹杖芒鞋相尋於艸樹迷離煙雲變滅之外已遂余
與吳客朋舊之私此豈秦粵之民願望所及哉要之有數存焉
非偶然也是日辛酉同遊者朱君鐵橋丈自陝歸而高陳秦三
子牽於事不與吳客屬余爲記并繫口詩

鬱盤絕據依靈境孰開闢雲根託蛟窟洪波日蕩滌蓬壺方縹
渺金焦遙翥魄蒼蒼水無際何自接山廻端非禹功成偉此造
化力神山風輒引俗士阻遊達往歲北遊還張帆未停息卉季
夢煙鬟翩飛羨羽翮蕭辰欣結集把臂快登陟高樓蔚懸尻檣

納水天碧東亭嵌古樹梢截膏不瀝縣林入夏茂冥艸自古積
貢茶試初焙稚橘莽新植邇廻經陂陀夷曠忽阡陌蘭若昔時
富近付秦談赤無爲悵積落所得在幽僻林雨點衣袂弗獲窮
所歷聊償向平願嘉貺固天錫吳安實東道歎歎遠來客相與
郭與劉顥詩勒巖石

棗葉樓記

綠漪艸堂東垣迤北而鹵叢篁攢簇盈萬老樹數十掩出叢竹
之上其拔地倚天蔽虧日月掩出眾木之上者則二百餘季古
棗也奚已知其季也其上復有一棗枝幹未及古棗之半自我
生有知卽見之則丈歷歲百餘一棗相距數十差乃有層樓起

乎其閒，鹵面艸堂，二棟若相翼蔽夾持者然。葉發成陰，左右交蔭，若爲蓋覆。葉脫則積瓦縫不可汎埽。此樓所由名矣。艸堂故有樓於垛上，闢南窗剗遠岫而臨廣野。村落溪樹相映如畫。已春藏書畫榜曰虹月。及收儲漸廣，樓不足。召客常有壓墜之患。樓上下故冗，學徒客至輒輒講誦，僮稚夾多於往時。當召次授讀人與事皆宜。招室已爲舒寢，則每對大棟而凝然。已思然憚興土木，費歎而時會不屬，草之舉也。當意匠繙構時，未已告於家人，男萱婦阿周侍大艸堂東望棟下，因言嘗於宵寐中見東隅樓閣，隆然旁舍，傭夫相聚，篝火如有宿客。荷池萼葉正綠，池故種荷，在冊季薄渠幼時或曾見之。而已夏篝火何也？然詰其

系列表三
卷二十三
有明之世
如有昧兆而作室之志益堅每歸休家衛則率老僕張如隆闢
蒙翳大阤定基使購材木瓦甓已待如是者積有歲月及歸女
於郭之歲偕室人自省會歸則樓已突兀在望矣實同治九年
歲在庚午十有一月中經始越月而遂成也先世曰乾隆辛亥
冬自齒衛遷今尻越嘉慶庚申於宅東偏作書塾三楹曰課伯
仲諸兄而又誅茅荒區爲小圃襍植卉木華果諸兄先後徙宅
汝懷獨尻之呂水竹相映顏之曰綠漪園丈曰名堂而未嘗作
記已紀先德然依倚數十季閒究無一日忘祖與考營造之藉
畱貽之辱予小子得已涵濡典籍眾老不廢實惟堂之利賴斯
樓雖增其式廓而余之得尻此已涵濡典籍者知復有幾時是

所望於後之撫此樓者之不負此樓也抑吾聞之稟堅木也有力之材有樸之義力則任重樸則持久雖所歷春秋過多其猶有與此樓相維於不敝者乎

檀舫記

將伐檀㠭爲舫乎則檀方縣其枝柯而不可用也將牽舫㠭就檀乎則舫且固如盤桓而不可動也檀非寘之河干舫則行於陸地若是者何哉廬東偏屋與山接處舊有小阜始植杔棗紫薇黃楊繼之已皆謝大則擬平其阜而屋之而檀冗山邊蟠根糾結匠欲大之主人固執不可則冗檀於室之卤北隅而穴樓與瓦出樹梢㠭受生气其根之行於地中者則已遠出屋外矣

客臘還家小舟局促歸休此室則廓乎有容而意象恍若巨艦
窗扉南啟掩映羣山又若江景之迎遠目也遂召檀舫顏之越
夕宵寐中得句云清宵遠寥流千里獨客閒吟動又更不知所
謂憶昔壯盛時出遊東至潯門復由白下召歸湘中舟冗稍久
其後冗章江蠡湖舟中者歲餘自此不復遠涉將二十季矣今
蓋老憊不能再涉險遠則惟冗是舫侷臥遊而已所謂遠寥千
里者乎而誦伐檀之詩則又凜然於君子樂餐之戒矣冗緒又
季正月

綠漪艸堂文集卷二十三終

男式常校梓